

<<兰生弟的日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兰生弟的日记>>

13位ISBN编号：9787511004727

10位ISBN编号：7511004725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海豚出版社

作者：徐祖正著,陈子善编

页数：1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兰生弟的日记&gt;&gt;

## 前言

陈子善一九二九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留下了一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王瑶语）的《中国新文学纲要》。

《纲要》讨论新文学运动最初十余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其中部分作品以今天的标准视之只是中篇），设初期的创作、张资平、《玉君》与《兰生弟的日记》、《迷羊》与《结局》、老舍与沈从文、陈铨、巴金、蒋光慈、茅盾、叶绍钧十个专节。

《兰生弟的日记》因此得以与郁达夫、沈从文、老舍等大家的小说并列。

但是对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而言，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朱自清评论过的这些中长篇小说中，除了《结局》（汪锡鹏著），恐怕只有《兰生弟的日记》及其作者徐祖正令研究者感到最为陌生，更不必说普通读者了。

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人。

他早年负笈东瀛，一九二二年夏回国后执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与周氏兄弟交往，尤与周作人往还频繁。

他一九二二年九月五日首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

自一九二三年起接连好几年元旦，周作人都要在八道湾举行北大同人迎新宴集，徐祖正几乎每年都是座上客，可见关系已非同一般。

也正是这一年，周作人推荐徐祖正进入北京大学。

一九二五年北大创办东方文学系，周作人任筹备主任，徐祖正又和张凤举（张定璜）一起应邀任教。

还有一事不能不提。

周氏兄弟失和，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回八道湾检取书籍什器，周作人夫妇与之发生争执，在场见证人中就有徐祖正。

当然，更重要的是徐祖正与周作人的文字交。

这可从两个方面考察。

一是周作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与孙伏园、钱玄同创办《语丝》周刊，徐祖正即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独幕剧《生日的礼物》、岛崎藤村的《新生》译后记，以及杂文、小诗和翻译诗文等。

尤其是系列散文《山中杂记》，前后共十篇在《语丝》连载，周作人后来特意将其中的五篇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可见其对徐祖正的文字是看重的。

另一就是他俩加上张凤举合办了骆驼社，骆驼社出版了《骆驼》第一集，《兰生弟的日记》最初就是在《骆驼》第一集上亮相的，这在新文学最初十年的发展史上是不能不提却至今仍很少提到的、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的事。

今天能见到的记载骆驼社的文字实在不多，笔者只能从周作人日记中去探索。

周作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记：“上午驼群同人来聚会，共十二人”；次年二月六日记：“六时往东兴楼，驼群之会”；五月三十日又记：“驼群之会，不去”；七月二十六日记：“《骆驼》出版”；八月一日记：“上午往幽风堂，赴驼群之会”；十一月七日记：“上午凤举耀辰犀海民生四君来议续出《骆驼》事”，这是周作人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骆驼社，总共只五六次而已。

有趣的是，周作人日记中始终不写“骆驼社”，而称之为“驼群”。

《骆驼》出版前夕，周作人写了一篇《代表》，发表于七月二十六日《语丝》第八十九期，与《骆驼》问世恰好同一天，可谓巧合。

周作人在文中声明：“骆驼社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即张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

此外帮助我们的朋友也有好些，不过那不算是驼员之一，即如江绍原君虽然通晓‘骆驼文’（江绍原曾写过一篇《译自骆驼文》——笔者注），却也不是其中的一只。

他强调“原始驼群”仅只三人，这与他日记中所记的“驼群同人”“共十二人”相差甚大。

但骆驼社不是组织严密的文学社团，除了周、张、徐三位之外，到底还有谁应属于并非“原始驼群”的更大的“驼群”，已无法确定了。

“原始驼群”之中，如果说周作人是灵魂，那么徐祖正就是核心。

他曾自号室名“骆驼书屋”，《骆驼》第一集也是他编的，杂志末尾有编后记《沙漠之梦》两篇，就

## &lt;&lt;兰生弟的日记&gt;&gt;

分别出自周作人和徐祖正之手。

周作人一篇作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特别提到要赶紧把《骆驼》第一集印出来，“希望能在一九二五年内出现于这多风尘的北京市上”。

徐祖正一篇则透露：“两年半以前我们几个想合办一种纯文艺的杂志，内中要登我们的力作。”

《骆驼》让北京读者苦苦等待了两年多之久，沈从文还特地撰文“念到这不能出版的东西”（引自《北京之文艺刊物及其作者》）。

《骆驼》第一集延至一九二六年七月才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虽然姗姗来迟，还是令人刮目相看。

第一集上刊登了周作人的译作《希腊牧歌抄》和《论左拉》（霭理斯著）、徐祖正的中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沈尹默的《秋明小词》和陶晶孙的《盲肠炎》等。

其中，《论左拉》是翻译“力作”，《兰生弟的日记》则毫无疑问是创作“力作”。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个月，《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也由北京北新书局推出。

此书列为“骆驼丛书”之一，版权页印：“1926年7月初版100部这是号”。

《骆驼》第一集也印数极少（已知国内仅上海两家图书馆有藏），难怪都流传不广，严重影响了后来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价。

《兰生弟的日记》版式颇别致，仿欧洲古典印刷法，每页右下角印有下一页起首的第一个汉字，据说为了方便读者检索。

由于《骆驼》第一集也采取此种版式，出版社又是同一家，笔者怀疑《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借用了《骆驼》第一集的版式。

这也是今天能够见到的仅有的两种采用欧洲古典印刷法印制的新文学书刊。

《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收入中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和“一幕剧”《生日的礼物》，两者密切关联。

《兰生弟的日记》末尾署：“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兰生”。

《生日的礼物》末尾署：“一九二五，十一，十一作”，写作时间晚了一年半多，但发表时间反而在先，刊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第五十四期，副题“赠给《语丝》”。

主人公罗兰生与表姐薰姊的爱情波折，正是由《生日的礼物》中“主客男女二人”的对话作了预告，在《兰生弟的日记》中得以完整展开的。

徐祖正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的雄心。

《兰生弟的日记》名曰“日记”，实际上是通过一封兰生弟致薰姊的长信引述众多兰生弟的日记，两者互相穿插，又交织大段心理描写，尽情铺陈兰生弟与薰姊曲折的情感经历及其不断的自我反省。

小说详写兰生弟的留日生活和他回国后执教北京高校，特别是兰生弟在“江教授”带领下首次拜访“叶教授”的经过，与周作人日记中关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五日“徐耀辰君”在“凤举兄弟”等陪同下来访的记载颇有些相似，因此笔者推测《兰生弟的日记》很可能有不少作者亲身经历的投影，兰生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作者的自况。

但是，也许正是作者的雄心太大，作为“书函告白式的小说”，《兰生弟的日记》虽有特色，小说叙事上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文字上日化和欧化的痕迹也是明显的不足。

朱自清在《纲要》中对《兰生弟的日记》主题、人物和技巧的评价是较为全面而中肯的：（一）礼教所不许的恋爱（二）“多愁多病，有力有勇”的表现（三）“沉潜迂回”的调子（四）“极真率的记录”（五）书函体与日记体的合一（六）女主人公性格不分明（七）冗杂与琐屑其中，“极真率的记录”句借用了郁达夫的观点。

《兰生弟的日记》甫一问世，郁达夫率先在同年八月二十八日《现代评论》第四卷第九〇期发表有名的书评《兰生弟的日记》，对这部小说作了精到的分析，着重指出：《兰生弟的日记》是一部极真率的记录，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现，是以作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这一种作品，在技巧上虽然失败，然若以真率的态度，来测文艺的高低，则此书的价值，当远在我们一般的作品之上。

事实上，《兰生弟的日记》的出版当时确曾引起北京文坛较大的关注，兰生弟甚至成了当时失恋文艺青年的代名。

女作家石评梅也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语丝》第一〇四期发表《再读》，详细记叙了她一读再读《兰生弟的日记》的感动，对作者不吝赞美之词：“很慕敬作者那枝幽远清淡的笔致，处处都如一股

## &lt;&lt;兰生弟的日记&gt;&gt;

幽谷中流出的清泉一样，那样含蓄，那样幽怨，那样凄凉，那样素淡。

”从郁达夫到石评梅到朱自清，不约而同、不同程度地肯定《兰生弟的日记》，而今的现代文学史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兰生弟的日记》单行本问世，本应高兴的徐祖正见了却“废然丧气”，因为一则“书样装订都是不洽人意”，二则“错字怪多”，所以要求北新书局重印重订，他又另请沈尹默“书面题字”叶灵风“封面制图”。

这一新装再版本拟印一千册，可惜最后未果。

值得庆幸的是，徐祖正为新装再版本所作的序《进献之辞》发表了，刊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语丝》第一〇二期，成为这一设想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见证。

《骆驼》只有第一集，没有第二集了；“骆驼丛书”也只有第一种《兰生弟的日记》，没有第二种了。

但骆驼社、徐祖正和《兰生弟的日记》是不应被遗忘的。

在《兰生弟的日记》诞生八十五年之际，笔者把《进献之辞》和《兰生弟的日记》合为一帙付梓（限于篇幅，《生日的礼物》只能割爱，幸好《语丝》早有影印本，读者如有兴趣，可进一步对照研读），作为对徐祖正和这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中篇小说的纪念，并供治中国现代文学史者参考，想必不是多此一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单行本《兰生弟的日记》有不少错字，校勘颇费斟酌。

编者尽可能在保持历史原貌和改正明显的错讹之间求取平衡，像“朝上”、“元来”、“飘流”、“灯明”等作者的习惯用法均予保留，各类译名和语助词（“的”、“得”、“地”）等悉依原样，有些长句按今天的语法视之有不通之处，也只能不加擅改。

标点除酌加书名号外，也悉依原稿。

如此处理，不当之处恐难免，谨请高明指教。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 <<兰生弟的日记>>

### 内容概要

《兰生弟的日记》实际上是通过一封兰生弟致薰姊的长信，其中引述众多兰生弟的日记，两者互相穿插，又交织大段心理描写，尽情铺陈兰生弟与薰姊曲折的情感经历及其不断的自我反省。编者陈子善认为本书很可能有不少作者亲身经历的投影，兰生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作者的自况。

## <<兰生弟的日记>>

### 作者简介

徐祖正，（1894—1978），字耀辰，昆山巴城镇人。  
15岁，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在日留学时和郁达夫、郭沫若等共同组织创造社；1922年回国任北京高师和女子师范讲师。  
后与鲁迅弟兄深交，往来皆是当时北大名流。  
20年代颇为活跃，搞翻译，写小说，亦有大量文学批评文章行世。  
1924年，《兰生弟的日记》最初刊行于《骆驼》杂志，1926年北新书局出单行本。

<<兰生弟的日记>>

书籍目录

进献之辞  
兰生弟的日记

## &lt;&lt;兰生弟的日记&gt;&gt;

## 章节摘录

薰姊！

我何尝防备你那天的那个眼色！

我们一起走进后院去见大伯母。

不久就听见门外车子声：大伯父也从部里回来了。

留我吃了晚饭。

在有说有笑的食桌上，在热闹异常的客厅里，我时时注视你。

觉得你也有注意我的神情。

我更注意到你的表情里有隐藏不尽的一抹淡寂味。

在大伯母正房里，我们三人谈话的时候，我更感觉到你消沉的脸色。

我想“她一到北京就是那样消沉么？”

”大伯母偶尔走到后房去，我就对你搭话了。

我说“此次见到薰姊，怎么觉得瘦了点？”

”你没有出声。

我就轻轻地，可是带着哀惜的口调对你说道：“无论怎样，身体要保重的呀！”

”薰姊！

我对你说那句话元来含有两种意思。

第一是回答你从R城寄到B镇那封信我已收到，表明我已一无怨意对你。

第二是看你那样消沉，想来鼓励你，将身体注意，专心从事你的学业。

实在说，我那天不想同你多攀话的。

看了你的消沉，我就来安慰你。

我差不多同转了心肠，用软言来安慰了你。

那晚回到宿舍来，又是旧病复发，一夜睡不着。

我千思百想你那晚的神情，初见面时的眼色。

我想不会的了，不会的了，薰南姊是幽婉深静的人，虽只大我一岁，关于世俗人情要比我明白多多了。

。

并且她因为旧痛未愈，所以要有那封信的。

然而今天那个神情，那个眼色到底是什么意思？

呀，不错，不错，她到了北京后来的信上，有一封说“天天望你来，刻刻望你的信”。

从去年那时到此刻我对你写这封信又是半年多了。

我重同北京后，同你经了多少次心的战斗呀！

有一天，我打了电话给你，以同到市场买物为名，再同你一起到中央公园。

我就对你说我想发表日记，就将在B镇时整理好的一本稿子交给你，请你先阅看一遍。

如果中间有不愿如此写露的地方，只在上面做一记号，我务必修改到使你满意。

我在B镇已决定即使不得你的爱，也发表日记的态度，所以在那个伏天里挥汗去整理稿子。

一到北京就交给你审阅。

然而我那天交稿子给你时，我已直觉到你一定可以爱我的了，不单是允许发表我的日记。

从东安市场出来，在皇城根走着，看见你穿一件锡红薄袄。

那天风大，我回过头来问你身上冷不冷。

我看见你的额发吹乱在冷风里，脸上露着一股真挚表情，同我走进公园。

你用了那种真挚表情接受了我的日记。

果真不到两天，你就交还了我。

打开看时，有几处，你用红铅笔扎了一个尖角。

知道只要改窜一下就可发表。

就在那天我们又重新盟爱。

那是去年十月十二晚上的事。



## &lt;&lt;兰生弟的日记&gt;&gt;

有谁知道半年后再接到你这封信！

这封宣告断爱断肠的信！

薰姊！

我依旧不怨你！

我仍旧体谅你！

我知道你此刻还在迷路中，还在烦闷中。

从我重到北京，从我们重新盟爱以后，中间经过了许多次运命似的争执。

本来恋爱是两个人格完满到没有丝毫虚隙的溶合；但是我们从不曾到过那种地步。

有一次我们决裂了，你用信来对我说，你还忘不去年去的创痛。

你要我给你排解，给你安慰。

你说“我很觉对不住兰生弟。

无怪兰生弟要说完全没有热度，不幸的兰生弟碰到了我，这是运命。

但是我除了兰生弟的爱我之外，还能有什么幸福，什么希望。

兰生弟想奋斗活下去，但是我没有了兰生弟，有什么意思再活下去？

”这是薰姊去年十一月九日写给我的信。

我那天接到那封信时，心里的悔痛呀！

唉！

我对薰南姊太残忍了，太苛刻了。

薰南姊是个性强烈，好胜心过人的。

她对我写这封信！

我这近于恶魔的残忍者呀！

我接你那封信，连忙奔进城去对你赔罪，彼此宽恕了和洽下去的。

从此以后，我并不是完全不感着你“没有热度”，但我终是委屈求全你。

因为在去年暑假以前约有四五年的恋爱史里也有我一个沉潜迂回迷离莫定的心。

薰姊！

我真的专为了想得写在水面上那样虚幻不可靠的文名来拿这部日记发表么？

我在去夏末回南边决定发表日记的动机，我在R城住了四天回到B镇后继续整理，决定发表那日记的动机，以及九月底一个人回到北京后请你审阅一道后想发表日记的，这三个时期的动机都是完全没有不同。

三次想发表日记的动机都是假定我还没有得你全部的爱为立脚点的。

薰姊！

我这发表日记的三次一样的动机都是第一是请你阅读，使你确实知道这四年间对你迂回沉潜，迷离莫定而最后还是归依你的我这个心，以之求你的爱。

第二是给我最亲近的，有内生活交涉的几个朋友阅读。

我们四年间的交涉，大都没有对他们宣述过。

我为你我未来计，不肯告明他们。

我想得了你的许可后给他们一个明白。

因为常同我们往来交际的朋友中要知道我们的事，而我厌恶他们的穿凿，因之难免毁伤了纯洁友谊的有几个人。

我们两人间的恋爱本来不是说恐怕要被人当作揣疑的中心，所以有公开的必要。

在恋爱的神圣洁白上，在我们的人格上也觉得不妨有了机会，对他们公布的。

第三是想给你的父母亲读。

你的父母亲在二十年前，我们还在R城读书时代，要算R城第一流的开通人了。

我们读书的R城小学校，R城女学校都是大伯父大伯母第一年从日本回来创办的。

R城最先实行“文明结婚”的就是太伯父家，平哥同平嫂在结婚以前，已见过面，交换过戒指的。

元来大伯父和平嫂的父亲汤老伯是同科又是通过谱的：要在我们此刻的眼光里看，便是太旧的人物了

。

<<兰生弟的日记>>

你我间的恋爱或者要被看为破坏伦常，或者竟遭阻止。

但是假使我们两人间有了一个坚决不破的心，因为他们反对，就能分开的么？

我们两人间既有了四五年间一段事，因为他们不理解就能含糊过去了么？

第四是我个人的想发表。

薰姊！

你是知道我的烦闷的。

我也是想在艺术里寄托生命的人。

我几年来的心血都倾注在这部日记里面。

有我内面生活的动摇，蜕变，以及我人生体验中种种的悲哀，焦躁，寂寞，尤其是恋爱漩涡中得来的一切，都是赤露露的一笔一笔记印在那里。

.....

<<兰生弟的日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